

雨夜琴声

林晚在旧货市场角落发现那架钢琴时，天正下着冷雨。雨水顺着锈蚀的琴盖边缘滴落，在泥泞里砸出小小的坑洼。她蹲下身，指尖拂过琴键上斑驳的霉点，像触碰一段被遗忘的往事。琴身漆皮剥落处露出深色木纹，如同老人脸上纵横的皱纹。她鬼使神差地付了钱，雇人将这庞然大物搬回自己那间堆满杂物的阁楼。

阁楼是城市高处一个被遗忘的角落，窗框歪斜，玻璃蒙尘。林晚把钢琴安置在唯一能照进些微光的地方，窗外是灰蒙蒙的楼宇缝隙。她试着按下中央 C，琴槌却只发出一声沉闷的、仿佛来自地底的叹息。她叹了口气，转身去泡茶。

深夜，雨声渐密。林晚在睡梦中被一阵琴声惊醒——不是她记忆中任何一首曲子，而是一段陌生又执拗的旋律，音符在潮湿的空气里跳跃，带着一种奇异的、近乎疼痛的温柔。她猛地坐起，心脏在胸腔里擂鼓。阁楼里只有她一人，琴盖分明紧闭着。

她赤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，一步步挪向钢琴。琴声戛然而止，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掐断。她颤抖着掀开琴盖，月光恰好穿过破窗，在黑白琴键上投下惨白的光斑。一切如常，只有雨水敲打屋顶的声音单调地响着。

“谁？”她的声音干涩得如同砂纸摩擦。

没有回答。只有风从窗缝钻入，卷起几页散落的旧乐谱，哗啦作响。

林晚开始整夜守在钢琴旁。她翻遍所有关于灵异现象的书籍，甚至笨拙地尝试用手机录音。第三夜，琴声再次响起，这次更清晰，也更哀伤。她屏住呼吸，终于

捕捉到那旋律深处隐藏的节奏——那分明是肖邦《雨滴前奏曲》的变奏，只是被揉碎、重组，浸透了难以言说的悲怆。她悄悄按下录音键，指尖冰凉。

录音文件里，除了清晰的琴声，还夹杂着极细微的、类似啜泣的抽气声。林晚反复听着，心口发紧。她开始擦拭琴身，在琴腿内侧一处隐蔽的刻痕里，摸到一张泛黄发脆的纸片。上面是褪色的蓝墨水字迹：“致吾爱小雅，愿此琴声代我守护你。1943.7.7”。日期下方，一行小字几乎被磨平：“防空洞入口，琴下”。

林晚的心跳漏了一拍。她想起老邻居曾提过，这栋老楼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地下室曾是临时避难所。她找来工具，在钢琴沉重的底座下撬开一块松动的地砖。下面并非泥土，而是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狭窄竖井，一股陈年的、混合着霉味和尘土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她打开手机电筒，顺着湿滑的梯子向下。地道低矮逼仄，尽头是一间小小的石室。手电光柱扫过，照亮了角落一堆早已朽烂的衣物残片，旁边散落着几本焦黑的书册。最显眼的，是一张保存尚好的黑白照片：一个穿着旧式学生装的年轻女子坐在一架钢琴前，笑容温婉，眼神清澈。照片背面写着：“小雅，摄于琴房，1942冬”。

林晚捧着照片回到阁楼，将它轻轻放在钢琴上。窗外雨势渐歇，云层裂开一道缝隙，月光如银纱般流淌进来，温柔地覆盖在琴键和照片上。她深吸一口气，手指缓缓落在琴键上。这一次，她弹奏的不再是试探，而是那首被幽灵反复吟唱的、属于1943年雨夜的《雨滴前奏曲》。

当最后一个音符在寂静中消散，她感到一阵微不可察的暖风拂过脸颊，带着旧日阳光晒过棉布的味道。她抬头望向照片，小雅温婉的笑容似乎比刚才更柔和了些许。阁楼里只剩下她自己的呼吸声，和窗外渐渐停歇的雨滴声。

从此，林晚的阁楼不再有夜半琴声。但每当她独自弹琴，总感觉有一道无声的目光温柔地落在她肩头，落在跳跃的琴键上。那架老钢琴的音色，竟也一日日变得清越起来，仿佛沉睡的灵魂终于卸下重负，将未尽的旋律托付给了新的双手。

雨季又至时，林晚在琴凳暗格里发现了一本薄薄的乐谱手稿，扉页题着《雨夜安魂曲》。她翻开第一页，窗外恰有雨滴落下，敲在玻璃上，叮咚一声，宛如一个迟到了八十年的休止符轻轻合上。